

深圳市长梁湘

朱崇山 著
陈荣光

他是特区政府第一任市长，是深圳人永远怀念的「拓荒牛」
他是改革开放最早的试水者，也是一场世纪大变革的牺牲者

SHENZHEN SHIZHANG LIANGXIANG



深圳市长梁湘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市长梁湘 / 朱崇山, 陈荣光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360-6199-6

I. ①深… II. ①朱… ②陈… III. ①梁湘—传记
IV. ①K8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8034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9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开篇语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53
第四章	071
第五章	154
第六章	182
后 记	232

开篇语

天有不测风云。

梁湘是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榜首，霎时之间又成了“阶下囚”。然而，他心清如镜。

1982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来到深圳，兴致盎然地挥毫泼墨，画了一幅《大鹏展翅图》，气势磅礴，前程万里。他停下笔，微微一笑，凝望着大鹏那一双强健的翅膀。大师满面笑容，温和慈祥，他把自己对特区的深沉思考、满腔热情 and 良好祝愿都融进彩墨里去了。

倏然，他默默地凝视着窗外那高高的云天，无边无际，飘飘渺渺。天空是那么的空阔，地上却是这么拥挤！大师冷静地送给梁湘对联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刘海粟已看透了人生国是。人非人，花非花。在万紫千红之际，老人家却在为梁湘的命运担心。

然而，历史潮起潮落，有人上去，有人下来。宠辱去留，既然已不惊

无意，又岂有他哉。历史总要还其自身清白。

梁湘被独自禁闭在海南一个海军招待所的房间里。一面盖着白铁皮的破旧平房。

窗外一片黄土荒地。黑色的电线胡乱地搭在树上，又乱七八糟地伸进房间里来。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躺在树底下那块平滑的石板上，伸出舌头在歇凉。桌上放着报纸。

他读完了整张报纸，阖上眼睛，默然静坐。

过了很久很久，眼皮也不眨动一下。已经有好些日子在死寂中过去了。他想，该说的都说了，不外如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不该说的你不说，该如实说的说了也没用。

突然，他想喝碗白粥，吃条咸菜。在家里，妻子邝辉军煮的白粥很可口。他想家了，几十年来戎马倥偬，很想在家里安静几天。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啊！

他身处困境却心情平静。他对自己很放心。因为他相信并努力实践邓小平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猫论”挽救了中国。

第一章

深圳,这块荒芜而神秘的热土。

风雨中梁湘在崎岖泥泞的路上,默默地迈着坚实的脚步,留下了一串拓荒者的足迹。

梁湘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1

世界上每个国家无不具有其自转的轨迹,同时又得遵循世界经济发展跃迁的导轨。中国经济特区的出现,无疑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自从“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千真万确地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而“垂死的资本主义”还活着,却一度使社会主义世界过分疑惧。“两大阵营”之说的确立,把世界一分为二,相互对立,排斥、封闭、隔

绝——这一切人为之举只能在漫长的自食其果的困扰中得到自省。这种世纪性意识嬗变,终究迟缓地跟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作出的论断:人类社会革命终归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目前世界上已设立的经济特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逾 500 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 2/3,而经济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个州都设有自由贸易区,居世界之前列。究其渊源,据说 1547 年意大利建立的里窝那自由港乃世界自由港之鼻祖。其实,早在 1228 年,法国马赛港内已开辟了免税自由贸易区。可见经济特区的雏形在 13 世纪的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出现。殖民地的群体出现,以及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催生,使自由贸易区蓬勃生发,60 年代初继而产生出新的品种——出口加工区,比如爱尔兰的香农、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区等,台湾、新加坡、香港、南朝鲜都是在那个年代里短时间实现了经济腾飞,后四者甚至有亚洲“四小龙”之称。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率先设立自由关税区。中国的深圳则首次以经济特区之名面世,作为知识、技术、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因而闻名于世。深圳速度比之“亚洲四小龙”又确出其右。

1978 年底,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带着省委的设想到北京见邓小平。他说,广东地处沿海,比邻港澳,发展外贸,引进资金,条件比那个省都好。但由于旧的经济体制的捆绑,使广东的长处不能发挥,因此,他要求中央同意广东先进一步,创造一个新体制。习仲勋的建议邓小平点了头。后来说,可以划一个地方,叫做特区吧!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就是中国经济特区的由来。

历史表明：从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自由关税区到经济特区，纷繁踟躅，大都遵循着本身自转与世界经济跃迁相协调的规律，力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步。

深圳，这一块神秘的、诱人的、荒凉的黄金土地，是明珠，是幽灵？曾一度众说纷纭，风风雨雨。

梁湘在风雨中，满怀信心地凝视着这金色的大鹏展翅腾空。

他默默地迈着坚实的步子在风雨中穿行。苦涩的雨点洒落在他那干巴的嘴唇上，灼人的风沙吹打着那发烫的脸颊，紫色的浓雾蒙住了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他仍默默地用那魁梧的身躯背负着历史沉积的重荷，在黄金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串开拓者的脚印……

人们一直默默地跟踪着这串印在地上的清晰而又深陷的脚印——深圳特区市长梁湘的足迹。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而每一条路总要有第一个人去走。人们从这些深陷的足迹里看到的是什么？是未来的希望，还是历史的负荷？

每个人的人生磁带都录下了不知多少回高昂的鼓点，然而经过了一阵历史的反思之后，又沉寂下去了。

人们是在埋头研集反馈资讯，选择最佳生态平衡，酝酿新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经济特区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历史对人的选择，却常常有很大的偶然性。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当前知识、技术、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这地方复杂得有点特殊：一河之隔两个世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东方同西方的一个临

界点。

1981年3月,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发出一道命令:中央决定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立即到职。

梁湘是深圳市第三任市长了。

时年已逾花甲的梁湘,披挂上阵,要到深圳这个没有硝烟胜似硝烟的战场,被喻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杀出一条血路”。

黑色铅印字,串成一根凌空架越在深渊上的细长的钢丝线,四周投射过来一束束晃动交叉的五颜六色眩目的镭射。人们捏着一把汗:老梁将怎样去征服这根“钢丝”,越过那道色彩斑斓的深渊?

翻开梁湘的简历:读中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担任过延安中央党校总支书记,吉林省西安县工委书记、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广州市计委主任、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从“广州解放”的第一天算起,整整三十年,他一直在南大门挑着城市建设管理的担子。他这个人好学、深思、果断,有一股韧性的冲动,讨厌固守成规,原地踏步。1978年广州石油化工厂投产陷入逆境,条条块块多,公公婆婆多。他去挂帅坐镇,大刀阔斧把事情处理好了。他对僵化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窒息感受殊深,却又只能像一只鸟儿从这笼子跳到那只笼子。这“鸟笼”经济体制几乎无视所有的外界资讯。但尽管日夜不停、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工作,可心里总是感到缠绕着一缕壮志未酬的愁绪。为什么不可以把事情办得像个样子呢?

他爱好读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都有所涉猎。少年时崇尚马援

的男儿当“马革裹尸还”的壮烈情怀,后来偏爱过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

千里之志,不已之心诚然是可珍贵的,可是有谁理解他这份壮志未酬的悲伤!

他常常为此魂牵梦绕。

梁湘接到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长的任命,感到来得很突然。他心潮汹涌:一方面感到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对自己的信任和厚爱,把自己放在这么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感到肩膀上突然被压下千斤重担。是啊,尽管自己几十年来一直追求着为国家富强兴盛,为老百姓谋幸福而献身的抱负,然而,却从未有过要到深圳去试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思想准备。这是一项前人未做过的崭新事业,这篇大文章做得好或不好,关系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前途,站在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有如泰山压顶呀!况且岁月如流,转眼间自己已经年逾花甲,还要重上战场,去领兵攻打这场举世瞩目的硬仗,毕竟廉颇老矣,有把握打胜仗吗?

梁湘到深圳任职的前夕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静下来读书、思考,冷静地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经过一番疏理,他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理智、冷静和客观。他全身心地准备着新的起跑和奋斗,渴望着回去为广东人民做更多的好事。但此刻他丝毫没有预感到,自己要去闯经济特区这个急流险滩。

也许他太想念广州了,他在广州工作多年,人熟、地熟、情况熟。让他去深圳当市长,他感到突然:为什么要调自己到不熟悉的地方去呢?广州市的第一把手和第三、第五把手刚刚调走,那儿也需要干部啊!他觉得自己欠下广州人民的债,现在该是可以报偿的时候了。要说城市管

理和经济建设,打从1949年10月14日广州上空第一次飘起五星红旗,他随着解放大军接管广州直到现在,也算积累起不少的经验教训。他愿意在历史面前以自己的能力做出业绩,让人民来公正评价自己,评价一个普通共产党员。

临窗的书桌上放着三卷厚厚的《资本论》。灯光下掀开的书页上划有一道道红笔杠杠,蝇头小字的眉批密密麻麻。马克思在这本巨著里把商品、资本解剖得透彻极了。难道商品、资本真的值得后人如此畏惧,真的如此神秘吗?

窗外白雪融化,春回大地。朔风吹得桌上的书页沙沙地拂动着。他看见第三次浪潮迎面滚滚而来,蓝色的浪花溅落在《资本论》雪白的书页上,宛如洒下一阵稠密的雨点。他感到有点突然和惊讶。但很快,他又明白这是历史的新的挑战。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即是个挑战,又是个机遇。他理所当然地应当去迎接这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啊!想到这里,顿时眼前一亮。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又感到一种巨大的信任。他庆幸自己暮年的命运竟然同历史的新挑战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香山的钟声响了十下,中央党校院子里宿舍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四十四年前,梁湘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窑洞里,亮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他来延安后读的第一本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未满十八岁的梁湘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穿过狼烟烽火,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危难,跨越千山万水,从广州辗转到达延安,投身革命摇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他整个的生命都是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战斗的!

四十年过去了,《共产党宣言》一直铭刻在他的心坎上。有过胜利,

也有过挫折;有过欢乐,也有过无边的苦恼。然而堪可慰藉的是他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的信仰,眼前,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闪光的信号已经升起。为了振兴中华,为了加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他决不吝嗇自己这把老骨头。

时代又一次把他推向人生的制高点。他又站在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前沿阵地上。

回到家里,爱人邝辉军静静地给他收拾书桌,安放好他从中央党校捎回来的厚厚的笔记本子。她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她了解丈夫的脾性: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一旦明确目标,就竭尽全力地去奋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文革”期间梁湘曾一度在广州市革委会生产组工作,后因对“大拼厂”的做法提出异议,被“发配”到粤北山区。她默默地忍住泪水,一直坚持着、忍受着……她太了解他了。

“那里是边缘地区,你去当开荒牛,样样都得从头做起,肩上的担子很重,你的脾性倔,遇事可不要操之过急。多想想,多听听。我不在,生活上要靠你自己料理自己了……”她情不自禁地又想起当年他和自己奔赴延安时的情景,那时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激动而又带有浓厚的神秘感。听说深圳那地方已换了两任班子,天晓得是什么原因。要说她不放心的话,那就是他已逾六十岁了,精力不比当年。然而,当她的目光停留在他那一头乌亮的短发上时,心里却又感到一阵释然。他那壮志未酬誓不休的性情,不就跃然于这一根根青丝上面吗!她看出来这是他生命中光彩焕发的最珍贵的时刻。

“你放心好了!我会料理好自己的。有空我就给你写信。让孩子他们在家陪你,我这身体还挺结实的!”梁湘笑道。

“噢,延安篮球队的前锋!”妻子笑了,“你呀,一点也不服老!”

是年3月18日,梁湘偕同秘书坐上蓝色的列车向南驶去。

2

深圳是个敏感区,资讯渠道特别畅通。香港报纸早就报道过梁湘要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消息。

一旦红头文件下来,全城议论,一片哗然。人们那期望、忧虑、怀疑的目光,一下子都投向新园招待所院子里的那一座双层黄色楼房。房子仍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儿异样。然而,已是夜深人静了,窗口还透着灯光。

摆在梁湘面前的,是一幅刚刚涂上几笔色彩的远未完成的图画。

香港报纸用醒目的黑体字登载:深圳,马路糟糕透了,街灯暗得像油灯,公厕奇缺,粪便横流,电话不通,还有停水、停电,旅馆拥挤,食品价格昂贵……这里还没有提供一个方便人家前来投资开工厂的环境。

天边泛起鱼肚白,远处传来几声鸡啼。梁湘有清晨散步的习惯,他沿着院子里的小道,踏过小圆拱桥,穿过公园里夹道的紫荆花,走出了大路口。

临街一望,罗湖山麓机声轧轧,劈山填坑,推土机辗出了一道道橙红色的散发着新土馨香的泥带。深圳河畔震撼人心的打桩声,划破了田野的宁静,远处地平线上竖起稀稀的大楼框架的柱子。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脚步,面前马路塌陷断层露出的竟是漆黑的柏油,还散发着新鲜的焦油味,这分明是不久前整修过的。金色的霞光,轻轻洒在即将竣工的市委、市政府大楼的顶层……

梁湘心里明白,自己的前任已在这块土地上作过辛勤的耕耘,发布过令人兴奋的消息。然而,修建于民国年代的路基怎可以承受得起集装箱货车巨轮的重压?荒凉的小镇又怎么承受得起新兴城市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零零落落的手摇式电话机又怎可以负担起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巨量资讯流呢?困难呀!这是一块令人头痛的黄金土地。

在罗湖桥的南畔,一群富商在焦急地眺望,徘徊……

千头万绪,他该怎么办?

人们在理所当然地等待新上任的市长发表滔滔不绝的施政演说。

他静悄悄地上任了,人们并没听见那居高临下的就职演说。清早,他来到市委、市政府大院里的各个部门,挨门挨户跟干部们晤面、座谈、征询,几乎每个部门都访遍了。人们报以感激、亲切、信任而又带着惊讶的目光,仿佛在无声地说:“梁湘你好!”一时之间,市长礼贤下士、征询民意的传说不胫而走。

在晤面的握手、言谈中,他那温和而又锐利的目光在人们热情的脸颊上、谈话间、微笑里、争辩中静静地扫描,一切都储存进脑子里去了。他很快就认识了将由他带领着去进行一场特殊征战的部属们,也让部属们很快就认识了他。

几乎就在这同时,他开始登上指挥台,询问、了解、研究、决断全市的各项工作、工程。他面对的是一大堆问题:

深南大道施工中几易方案,路宽从80米改为60米,眼下又改成40米,看上去是否显得窄了?

罗湖山搬掉了,将它的黄土用来平洼填塘,在铁路两旁开出一片宽阔的平地,有人反复问这样做对吗?边界河旁失去一个天然的屏障!何况这里有的是土地。

深圳，县志上说是雨季积水最深的水沟圳口。君不见每逢大雨，罗湖火车站水深三尺，一片泽国，难道要过境的香港小姐把高跟鞋拎在手上涉水而行吗？商业区为啥放在罗湖，不可以挪到地势稍高的上埗去吗？

城市规划是群体模式还是组团模式？罗湖区高层建筑群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绿化区却跟不上去，试问合理否？

蔬菜奇缺，召来的一批潮汕菜农干啥去了？是人手不够还是做投机买卖不务正业？

孩子入学难，难于上青天。

物价上涨，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上饭馆里吃顿饭。

旅馆、酒店很少，逢年过节，香港旅客拖男带女露宿路旁。

外商来的多是来料加工、小打小闹，投资大一点的外商寥若晨星。

更恼人的是特区迈出的每一步，人们都如此关心、议论，甚至争论不休。

梁湘的眼睛有点湿润模糊了。他看到一张张火热深情的脸膛，他触着了一颗颗志同道合的火热的心。他感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是那样的沉重，又是那样的令人兴奋。

在前任留下的还未来得及完成的城市规划面前，他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洽谈、会见、签约、催人、要钱、索物、奠基、剪彩……电话、请帖纷至沓来。他的办公室几乎成了对外贸易部和城市建设局了。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梁湘的思维触到了城市发展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规划。他抓准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制订深圳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梁湘在广州从事了城市建设三十余年，深深体会到要建

设好一个城市,首先作好规划蓝图的重要。他想:规划是城市建设的灵魂。一个地方建设能够沿着符合实际、扬长避短、科学健康发展的目标前进,就得先要做好总体规划。不然的话,见步行步,胡建乱盖,势必一塌糊涂,苦果尽尝的。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建设较为科学合理的国家之一,它所建的城市道路,大都比较笔直宽敞,去向划一,大道东西,小道南北,井字成型,四通八达,方便快捷,充分发挥这块土地的长处。这是他们城市建设做好规划结下的硕果。深圳本属渔农村,城市建设任重道远,而一张白纸方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经验,促使梁湘这位新上任的深圳经济特区决策者,思维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所带来的变化,使整个深圳一盘棋活了起来。他把人们的期待、忧虑、疑问集中到一点:特区经济向何处发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特区?对此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建成像台湾高雄的“出口加工区”,有人认为应办成外国那样的“自由贸易区”。梁湘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不忙于表态,也不急于下结论,只是把问题慎重地端到中共市委常委会议桌上,请大家来共同讨论评议。

常委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家都认为总体规划要从深圳的实际出发,从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出发,为国家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英雄所见略同,常委们的意见同他所想的吻合。于是他亲自组织起一个包含了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派人到香港和外国去学习考察,初步拟出深圳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接着,他又再次邀请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对规划大纲草案进行评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召开特区三级干部会